



第六十九期 · 2016年1月 逢單月發行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 撥珠念佛



如意吉祥

妙法寺仝人恭賀

青楓：我們妙法寺園林，栽種上好幾棵木槌子樹，木槌子的果實，是可以被用作做念珠的，請問大和尚這有特別作用嗎？

修智：做念珠，任何材料都可以，也不在乎是否名貴，但為何又選用木槌子呢？佛陀向信眾講述念誦時，有以木槌子作為念珠的描述。就木槌子本身來說，它的果實是可以作為清潔劑之用，也就同時可寓意——以木槌子作念珠，起清淨攝心作用。

青楓：《木槌子經》裡，佛陀說：「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槌子一百八，以常自隨。若行、若坐、若臥，恆當至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摩、僧伽名，乃過一木槌子。」這其中的作用，相信是為了「攝心」吧？

修智：是的，是為了攝心，這是最簡單的修行方式，我們念一遍「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然後撥一粒珠，這種用心去撥珠念佛，為了什麼呢？就是為了專

心，一心一意地撥珠念佛，身心不亂，深殖善根，與三寶功德相應，同時遠離雜念。沒有妄念，則惡業無從生起；沒有惡業，則沒有苦果。

青楓：哦，專心撥珠念佛號，就有這個作用，加上木槌子本身的物料性質，可以說，它是對外清潔，對內則深殖善根，防非止惡。木槌子作念珠，真是有很好寓意。

修智：佛陀說《木槌子經》，是因於一位國王的請求，那國王說：「世尊！我國邊小，頻歲寇賊，五穀湧貴，疾病流行，人民困苦，我恒不得安臥。如來法藏，多悉深廣；我有憂務，不得修行。唯

願世尊特垂慈愍，賜我要法，使我日夜易得修行，未來世中遠離眾苦。」佛陀當時便教導他專心撥珠念佛法僧，這種修行方法，即使工作繁忙，仍然可以在很短促的時間，稱念「佛法僧」一遍。即使稱念一遍，經已播下菩提種子，乃至將來證果成道，亦由此起步。

青楓：引伸到現在來看吧，好些人會說：「我好忙呀，哪有時間修行？」其實，很多時是沒有所謂「好忙」的，祇看你如何調配時間。再說，佛說木槵子經，就是指導我們如何因地制宜，即使真的「忙到團團轉」，也可以有攝心方法，這對我們是很好的啓示。



妙法寺栽種的木槵子樹



鐵樹開花

我們常見的鐵樹，是巴西鐵樹，它有學名稱之為「香龍血樹」，也名為「巴西木」。

巴西鐵樹是極少開花的，日前妙法寺內所栽種的幾棵，都開花了。

鐵樹，不是蘇鐵科，與「蘇鐵」無關。人們也多視之為「賞葉植物」。在室內栽種一盆鐵樹，由於它一年四季基本上都長着綠油油的劍狀葉子，令人看上去也為之精神爽利。它喜歡溫暖，大抵氣溫二十度左右最好，濕度則百分之八十吧！一個星期澆水一、二次便可，不要太多水分，會令根部腐爛的。

巴西鐵樹所開的花，嫩黃色，一串串從樹頂上垂下來，不是那種燦爛輝煌的惹人注目，倒像在「聖誕樹」上纏掛上的一串串飾物，祇是它喜歡淡雅、清幽，不與人家爭妍鬥麗就是了。

佛說木楔子經

聞如是：一時佛遊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一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無數，名稱遠聞，天、人所敬。時難國王，名波流離，遣使來到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國邊小，頻歲寇賊，五穀湧貴，疾病流行，人民困苦，我恆不得安臥。如來法藏，多悉深廣；我有憂務，不得修行。唯願世尊特垂慈愍，賜我要法，使我日夜易得修行，未來世中遠離眾苦。」

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楔子一百八，以常自隨。若行、若坐、若臥，恆當至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摩、僧伽名，乃過一木楔子，如是漸次度木楔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無諸諂曲者，捨命得生第三焰天，衣食自然，常安樂行。若復能滿一百萬遍者，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永斷煩惱根，獲無上果。」

信還啟王，王大歡喜，遙向世尊，頭面禮佛，云：「大善！我當奉行。」即勅吏民，營辦木楔子，以為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如來當現我身，為我說法。」願樂迫切，三日不食。

佛即應形，與諸眷屬，來其宮內，而告王曰：「莎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習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

佛告阿難：「何況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十善。」

說是法時，大眾歡喜，皆願奉行！

佛說木楔子經

植樹與人生



不少善信來妙法寺參觀禮佛，都喜歡細看這個「妙法園林」。修智大和尚希望把這園林打造成一個「佛教園林」，盡可能把一些與佛教有關係的花草樹木集中起來，也好讓大眾有進一步認識。譬如菩提樹、蔓陀羅花、地湧金蓮、雞蛋花、羅漢松、紫薇、沉香、桂花；更有一些是較為少見的，如曲棗、橄欖樹、大花田菁以及被稱為「活化石」的蕨，實在數不勝數。這樣的栽種，目的就是盡可能讓大眾多認識一些植物。

我們通過這些植物的栽種培養，看它的成長，也可以從中感悟到不少做人哲理。譬如，我們看到一些樹木在成長過程中長歪了，及時把它扶正過來，這就好像對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上的教育，俗語有云：「小時偷針，大時偷金。」再說，「一樹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資質各異！」所以，小孩子從小慢慢教育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成年人，在生活過程上少不免會有「東歪西倒」的時候，也同樣需要扶正。

我們對花草樹木的澆水，不是很重要嗎？如果對那樹木沒有充分認識，水澆得多了，會把根部爛掉；水過少呢？又會旱死。我們且引伸來看，看什麼呢？看錢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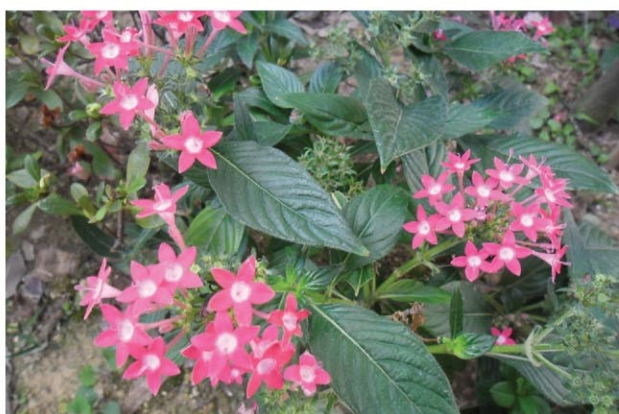


吧！錢財的運用，就要像對花草樹木的澆水一樣，有錢而不作適當的運用，就好像水澆得太多了，這樹會不健康，沒有好處的；倘若作不適當的亂花費呢？揮霍無度，最後必然會乾旱。一棵從外地移過來栽種的樹，我們也得好好地照顧，讓它適應了新環境才能健康地活下去，這與我們經常強調的適應生存環境沒有分別呀。

植物一定要向着陽光生長，才會健康。人生呢？我們要不斷地吸收知識，不斷地學習才會有美好人生。在暗面裡成長，是很不健康的。

有句話語叫做「樹高千丈，落葉歸根」，不僅讓我們聯想到「告老歸田」，一棵樹正常生長的話，它的樹冠有多闊，根部便有多闊的。葉落在自己的根部上，也可以化作養料，供養自己，這是自力更生，自求多福吧！花草樹木，一年四季有不同變化，一如我們亦有生老病死的人生變化。

種樹，可真是種出不少人生道理，這也是佛教精神。



蛋黃果(果然好蛋黃)

蛋黃果，有一個好美麗而又令人嚮往的別號，名之為「仙桃」。

妙法寺有一棵蛋黃果樹，果子成熟時，圓圓的，黃澄澄的果型比一個乒乓球還要大，我把果實掰開來看，內裡全是蛋黃的果肉，很蛋黃的樣子。原來還不止於此，它不但含淀粉，且肉質還有似蛋黃的香氣，真是名副其實的蛋黃果。

它的果實，大約在每年十二月便成熟，樹身不怎麼高，約四、五米吧。喜歡溫暖潮濕的氣候及肥沃的土壤。原產地是古巴及北美洲，在印度、緬甸、泰國以及中國南部均可見到，它大概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才引入中國。定植三、四年後便開花結果。



《壇經》金句選錄

【行由品第一】

- * 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猴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 *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 * 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
- *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 *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物。
- * 迷時師度，悟時自度。
- * 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

【般若品第二】

- * 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
- * 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
- * 心量廣大，遍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 * 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此意！
- * 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疑問品第三】

- * 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
- * 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
- * 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
- *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定慧品第四】

- * 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意，即是定慧等學。
- * 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 * 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
- * 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
- * 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則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

【坐禪品第五】

- * 此門坐禪，元不看心，亦不看淨，亦不是不動。
若言看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看也。
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
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看淨，却生淨妄；
妄無處所，看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
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
- * 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
- * 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
- * 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

(下期續完)

8

妙法寺於新春期間，將舉辦一個以「佛世界」為中心內容的書畫展——「心澄貌恭佛緣書畫展」。

作品主要是來自「中國古文字藝術學會」以及「妙筆可研畫會」的會員，特別是「古文字藝術學會」的正副會長中帑與揭建章兩位大兄，還有劉妙霞女士，他們都是十年如一日地勤奮的在書畫上做功夫。書畫會名之為「古文字藝術學會」，顯然地不以寫幾筆書畫為滿足，而是一頭栽進古文字研究中去，在古文字裡發掘藝術元素。中帑大兄醉心於甲骨文研究，不僅是「文字學」，也同時是藝術學，如何把極古舊的東西結合到現代來，這真是一門既新鮮且又充滿趣味的學課，很值得我們去發掘。建章兄不僅在楷行草各書體上深造功夫，他還是一位頗受歡迎的書法導師。在今次展覽裡，揭兄更把他的長卷《金剛經》展現開來，這正楷長卷寫得精緻得很，我們可不要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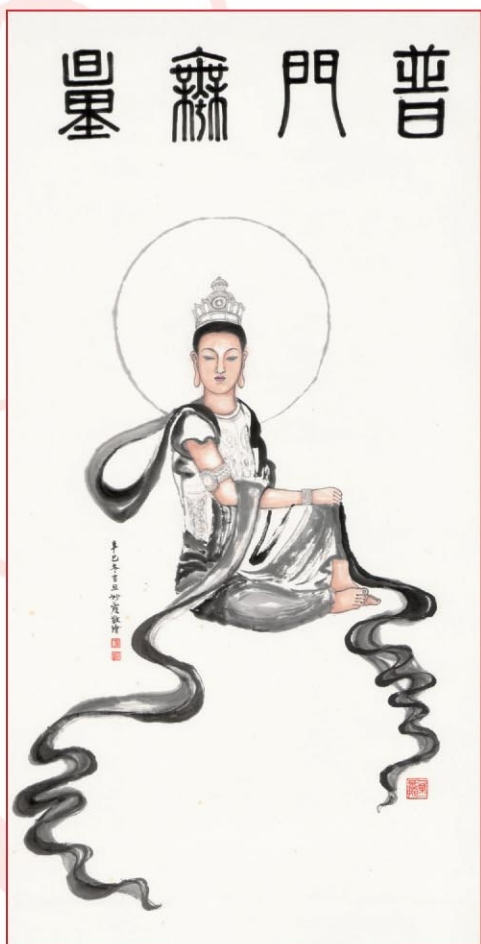
「中國古文字藝術學會」可謂好手如雲，其他如葉炯光、梁綺玲、馮萬如、招明、康彩靜、馬如堅、陳蕙森及婁耀敏等，亦有佳作展出。——新春期間，能看到一個有水平的書畫展，這可真是一快事。

陳青楓（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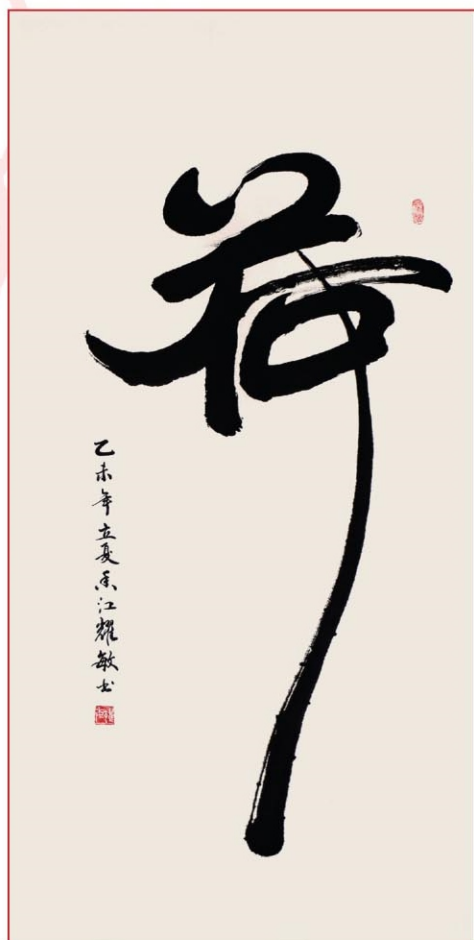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至無明六無明盡乃至老死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此而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深樂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呪曰揭諦揭諦般若揭諦般若揭諦菩提薩埵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乙未年正月寒風 葉炯光沐手敬書

葉炯光書《心經》



劉妙霞繪觀音像



婁耀敏書「荷」



周倩儀作品



方秉鈞作品

書畫與修行

香港的文化活動，其實也不算少，祇是看你的興趣放在哪方面吧！

二零一五年的最後一個月份，在耶誕假期緊隨而來的，又有新一年開始的一六年元旦，這些日子，香港的各大小展覽場地頗見熱鬧，筆者亦有點「應接不暇」地一天走兩三場，這些都是書畫友之間的活動。

在書畫展場合，其實也是頗不錯的「交際場合」，有些朋友平日少見，倒是在展覽場上遇上了，也正好彼此問候一番。

日前在「春風畫會」書畫展揭幕那天，看到多位會友並同時看到他們的近作。

方秉鈞師兄的工筆畫，寫得細緻典雅，每次看到他的新作，一則喜歡，一則擔憂，我曰：「方兄呀，你還有多少日子可寫工筆畫？」他當然明白我說什麼，「不想那麼多，眼睛能看得清楚，手又不震，我便會一直畫

下去！」

工筆畫是比較費神的，但也同時是很好的「修行」，最少可以培養你的耐性，工筆畫是一層一層耐心地渲染，方秉鈞大兄這份堅持，對我來說堪為學習榜樣。

另一位在這次書畫展場上遇上而也令我留下深刻印象者，乃周倩儀。她是虔誠佛教徒，她日常除了誦經念佛外，也以寫「佛畫」作為修行。在展場上看到她兩幅觀音像，都是以線條描繪的，慢慢地勾勒線條，不但講究人物造型的準確，也同時顯露出一份不急不燥、平靜淡雅之情，這是很好的修行啊，所以我常跟朋友說：什麼是禪修呢？你隨時隨地隨緣隨物都可以，不必硬要自己「坐定定」！

當然，「坐定定」也是其中一修行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學習書畫也是很好的修行方式。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日前，在一個書畫展場合，看到一以「論語」句子作書寫的作品，內容是：「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正在與友人欣賞之際，却聽到一婦人聲大大曰：「食求飽，居求安，有乜唔好？佢有冇攞錯呀！」

這婦人還以「教訓」口腔曰：「有些人呀，孔子點講佢就點聽，真係好壞不分！」

說別人「好壞不分」，是要自己真的懂得分好壞才好！我們平日裡也常見到，有些人總是喜歡以自己的識見水平去量度天下事，但自己的「水平」又究竟去到什麼程度呢？不先捫心自問，而妄言妄語，甚至是剛愎自用，往往因此而把事情弄糟，以

致鬧出笑話。

如果這婦人虛心一點讀下去，讀到「敏於事而慎於言」，當不會呱呱地亂叫吧！所謂「食不求飽」，是指我們不要過份地追求飲食，能免飢這就夠了；「居無求安」這個「安」字是指安逸，不要貪戀高床暖枕，日上三竿仍然元龍高卧，這就是耽於安逸。「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指的就是這方面。

而且，我們也不妨多思考一下這個「求」字，「求」是指追求，如果我們把心思都放在「求飽」、「求安」上，會變得怎樣？相信也不難理解。佛教裡所說的「人生八苦」，其中一「苦」便是「求不得苦」。

另一幕開始……

在西環游走了個幾鐘頭後，有點疲累，於是坐進一家餐廳去。從玻璃窗外望，街上，行人熙攘往來。十年前，看到的街上行人似乎是另一番景象——步行的節奏緩慢，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今天呢？行人的「平均」步行節奏，肯定是快上半拍，年輕人多了，年輕的母親們也多了，染着啡黃色的長髮垂肩，手推着嬰兒車，車旁還會掛着一袋袋從超市購來的食物。

靜靜地觀看着、感受着，……還有好幾回看到三兩個洋女郎在邊行邊交談的，看她們的打扮，不像遊客，穿的是「街坊裝」，當然還有今天似無處不在的印傭、菲傭。

今天的港島西已隨着新樓一座一座的落成而樣貌改變了，不但年輕一代入住這舊區，連外國人也紛紛搬進來。——在這裡比居住在南丫島方便得多，特別是西區地鐵開通後，更加快了樣貌的改變。

西環海旁一隅已成了「酒吧區」，可見入住的外國人不少，年輕人也多。黃昏之後，西環的另一幕開始。……

水荒的日子・新聞標題

最近翻閱一些資料，看到當年——一九六三年實施四日供水一次(四小時)，前塵映事，唏噓不已。今天，我們絕難想像四天供水一次的苦況。

根據當年新聞報導顯示：

六十年代初期，香港水荒非常嚴重，開始是每日供水四小時，繼而隔日供水四小時，到了六三年六月一日正式實施每四天供水一次，每次四小時，這時候，香港水塘存水量僅剩下祇有一個

月使用。其誇張之情可以想像，到一九六五年「東江之水越山來」才徹底解決本港水荒。如果「捱」過這水荒歲月者，到今天，可以說是猶有餘悸，「樓下凹水喉」之聲故然此起彼落，街邊水桶陣的奇觀、人們為排隊輪水而大打出手者更教警察為調解而疲於奔命。

從當年一些新聞報導，也看到另一個有趣點。《大公報》一向被視為最重視語言文字的報章之一，他們嚴謹地執行「語體文」寫作，想不到，在本港新聞報導裡，也入鄉隨俗，新聞標題也用起粵人的「本地話」來了——

「大牌檔爭水，兩人流蚊飯」。

如果是外省人看了，可能莫名其妙：何謂「蚊飯」？其實想深一層也可以理解，蚊是吸人血的，這「血」不就是「蚊飯」了嗎？可謂生動有趣之極。

以俗語、俚語入文，其實在香港報壇來說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半個世紀之前事，我翻閱過「戰前」一些報章，特別是在一些地方性報章，更會堂而皇之地採用俗語入文甚至是大字標題的，報紙既是大眾傳媒，這更說明了何謂真正的接近群眾。

一九五八年《超然報》有這樣的新聞標題——
道友吊烟龜，無所不為

偷親娘壽衣

一九六六年《自然報》有如此新聞標題——

兩個老野小故搏命

觀塘雞寮發生命案



大牌檔爭水 兩人流蚊飯
牙門甩打被人一另
水到不輪民居區等領元

【本報訊】三小時供水之昔日，紅磡曲街昨晚發生爭水大打出手慘劇，有三男子分別受重傷入院，他們皆是大牌檔的東主或夥計。

本報晚生在曲街公用水喉前，此間一狗喉，幼齡已作安插，場近來些人用下半段——六時半至七時半，某些人則用全段——七時半至九時半，被安插七股取水，另有一白狗喉，被安插七股取水，排於下半段取水。但昨晚供水時間略長，九時鐘街末關喉，問題便出在該處。

據說那時，領元區東主余巨英(三十三歲)正在取水，滿頭東主關明(三十四歲)之妻，不滿關明不讓，理由是關明太遲有份，不相讓，彼此遂起口角。時有兩男加意爭計一名，不分青紅皂白，竟竹打互毆余巨英，余額角立傷一洞，血流併進，暈倒地上。其兄余巨英，索親，但竹打無情，索額一掃，巨英，血淚併進，暈倒地上。其兄余巨英，索親，但竹打無情，索額一掃，巨英，血淚併進，暈倒地上。其兄余巨英，索親，但竹打無情，索額一掃，巨英，血淚併進，暈倒地上。

緊二門牙關關明，只得轉身逃命。時且余巨英，也不知從那裏拾得一大木棍，追投滿頭東主關明。結果，關明亦被一棍，打門以二比一終獲勝。【本報訊】進一步供水實難，九龍半區城區現顯，鑽石山上元崗區只有二街喉，多數居民輪不到水，而井水亦告枯竭；排水線壞的人，叫苦，因為沒有水，抽水機亦告停擺，有人連熱水大桶取水，往返二十分鐘以上。抽水機亦告停擺，有人連熱水大桶取水，往返二十分鐘以上。抽水機亦告停擺，有人連熱水大桶取水，往返二十分鐘以上。

各層，因水力不足，三樓至九樓竟無水，抽水機亦告停擺，有人連熱水大桶取水，往返二十分鐘以上。抽水機亦告停擺，有人連熱水大桶取水，往返二十分鐘以上。抽水機亦告停擺，有人連熱水大桶取水，往返二十分鐘以上。

加前，比前日同一時間存水量，計減少七千四百萬加侖。

動 與 靜

攝影有兩種方式，這兩種方式也可以合二為一。

一種是眼明手快地捕捉，有些動態畫面一眨眼便過去了，你得當機立斷。

另一種則是靜態的，譬如面對山山水水，以致雲捲雲舒，都可以慢慢地思考、細意觀察然後按掣。這思考過程就是一個創作過程，一動一靜，各有其趣味性、藝術性。

李志榮的攝影，十分喜歡捕捉動態的一面，特別是面對群鳥驟飛的剎那，他往往能眼明手快

準確地捕捉下來，有時候他又喜歡靜靜地觀察一些靜態事物，然後在畫面結構之動腦筋，像這幅盆景，它生長在妙法寺牆壁旁，靜靜地，不算「起眼」。李志榮便通過他的「攝影眼」把它淡雅的一面表現出來了。

看本期刊登他一動一靜的兩幅攝影作品，也可以讓我們看到動與靜的攝影樂趣。

（今時今日數碼機太方便了，有利也有弊。太方便，容易忽略了用心思去構圖。）



右圖: 李志榮攝於昆明翠山翠湖公園。

學藝的生命力

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饒宗頤文化館」特辦了饒教授的繪畫創作展，並且由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本『筆底造化』書畫集。

「饒館」名譽館長陳萬雄、港大「饒館」副館長鄧偉雄，以及中華書局總經理趙東曉，三位博士出席文化沙龍，並向大家介紹饒公的書畫特色。

鄧偉雄引述饒公的一句話，非常有意思，他說：「饒教授講過，他自己感到最幸運的就是長壽。做學問，研究藝術，是需要相當時間的，先要研學前人的經驗，才能講融會貫通，這種分階段性的推進，便得有充分時間，所以長壽很重要。」

的確很重要，有不少有大成就的書畫家，都因為長壽而發出更耀目的光芒，譬如齊白石、趙少昂、楊善深這幾位前輩都是。今天，真正有大成就的藝術家，六十才剛開始踏入成熟，七十歲、八十歲是真正的成熟期；九十歲之後便教我們看到碩果纍纍了。

長壽，必須好好地注意健康。

健康地長壽才是最重要的。



（左起）趙東曉、鄧偉雄、陳萬雄談饒公作品

退休前的 「熱身運動」

我們都會說一句話：「勤有功，戲無益！」又或者說：「日子有功！」

這都是放在一個「功」字，我的一位朋友《大公報》——文化版編輯王鉅科，書法寫得不錯。

「都是興趣吧！」他說：「我每天提早上班，先學寫兩小時書法才開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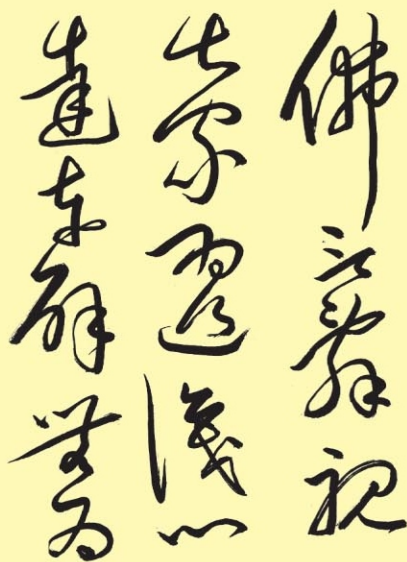
「這就是勤有功了，怪不得你的行草學習得不錯，寫了多少日子？」

「堅持了大約一年，由今年初開始的。」

「一年而有此成績，很好呀！過去我們常說的一句口語：『堅持下去，就是勝利！』這放在學藝上何嘗不是這樣！」

王鉅科說：「我得好好學習書法，退休之後，也有精神寄托。」

很多人退休後無所事事，大抵沒有準備好，從今天開始做「熱身運動」吧。



一生廝守 終身學習

人的一生，不過是數十年寒暑，在有涯人生中，我們可怎樣過得有意義？當然，首務之急，是解決三餐溫飽，飽暖之餘，我們便得好好地想想「怎樣的活好當下」。

今期，我特別向大家介紹兩位友人，他們在過去的數十年歲月裡，忠於自己的興趣，為這興趣而作終身學習，學有所成，一生的廝守，那才是真正的豐盛人生



羈魂與『詩路花雨』

從文友「升格」為朋友的羈魂，最近出版了一本『詩路花雨——文社歲月』，這是他縷述從風華正茂的青少年搞文社的年代，一直寫到今天孫兒繞膝。那就是一生的敘述了，當然主綫還是放在六十年代的「文社歲月」。

我一口氣把它讀了。兩個鐘頭內便「消化」了這本書，這也是我「看書生涯」裡少有的速讀。為何能如此？原因祇有一個——我也是當年的同路人，我們是同一個文社的。五十年過去，今天再拿着書本重溫少年夢，用句廣東俗語來形容，那是「好鬼過癮」。

羈魂，原名是胡國賢，是詩人，這幾十年來，他正職是為人師表，幹到一校之長便退休了，但「正職」以外做的一種主要「副業」是什麼呢？——寫詩，他那充滿古典意味、文字張力很好的新詩，在香港是別樹一幟。

看了這本『詩路花雨』才曉得，原來他幾十年來打從小學開始，已經醉心於粵曲、粵劇，難怪前幾年他退休後寫了一齣粵劇——『孔子』，由阮兆輝飾演孔子。

羈魂退休後可沒有閒着，從他身上真切地體會到一點：什麼叫做退而不休。

吳英卉與古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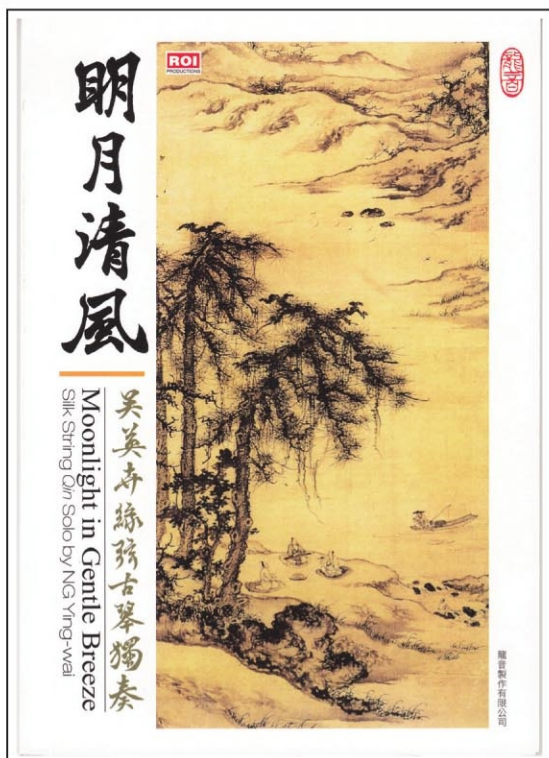
羈魂出版了一本寫文社歲月的『詩路花雨』，約了多位當年文社社友晚膳，席間最熱鬧的是什麼呢？——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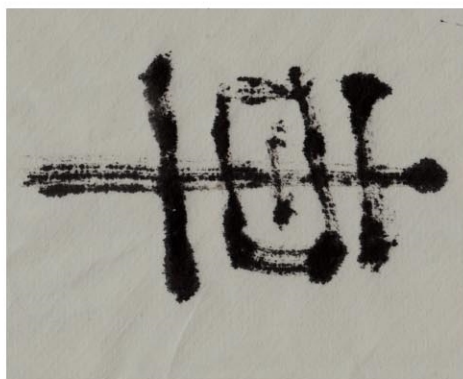
我也把『生活中的佛法』送與大家，而其中一位姓吳名英卉的女士，則送上她的另一類作品——名之為「明月清風」的古琴演奏，是一份兩張的CD。

我以「姓吳，名英卉的女士」這樣來介紹，似乎很陌生，是的，當年少男少女的年代，大家雖是同一個文社，來往則比較少，所以，幾十年後的今天大家聚會，反而有一種「新朋友」的感覺。這位「新朋友」踏出校門後，進入社會工作的是從事護理，很專業很有意思的一個行業，她的業餘興趣便全放在音樂裡，特別是古琴。

古琴，這是一項多麼古雅的弦樂，如無百分百的興趣投入，你妄想能染指。

我回家後立即試聽，很「醉」，醉得像在喝着陳年普洱。





車

中國畫的兩大方向——工筆與意筆。

意，顧名思義，是取其神似，不是一筆一筆地描畫。

我在想：寫意畫能發展得那麼早，又發展得那麼好，會不會與我們本身的漢字創造有不可分割的聯繫？我們的字，很多都是從象形中變出來的。這「變」便是「意」，是半抽象，甚至是「

大抽象」的簡筆。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車」字吧！所謂「車」，可不是發展到今天所見的汽車，而是從最原始的「馬車」說起。一匹馬、兩匹馬，以至「駟馬難追」的四匹馬，都是拉着一輛車。你試橫放着造個「車」字來看，左右兩豎，象徵左右兩邊的車輪，中間一「橫」，穿起兩邊，中心的，是一個「田」字，這便是車座了，人坐在其中，或者武士一手拉着繩繩一手拿着長茅作戰，又或者車廂內坐着兩人，前者驅馬，那是駕駛者，另一位是作戰勇士。這就是古代戰車。

你看，這個「車」字不就很扼要地把車的形狀表達出來嗎？

我總覺得，我們的寫意畫能表達得那麼出色，與我們自己的漢字造型總有一份「基因」聯繫。

妙法通訊流通處

元朗三聯書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63號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三聯書局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22舖